

管子

管子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眾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苟忤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

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
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
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
始王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王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
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
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
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
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
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
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
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
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
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
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
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
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
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
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
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

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人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

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
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
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
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
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
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
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
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百姓憎毒
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
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
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
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

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

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

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

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隣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定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鈞繩故機旋相得用之
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眾理相
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
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
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
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
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
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
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譽訾譽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譽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

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眾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眾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眾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

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
不理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
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
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
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
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
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
故能成其眾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賢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
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

贅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蝮蟻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蝮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蝮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眾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眾人

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

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眾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

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眾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

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曰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

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
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
子下瓦慈母操筆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
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眾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
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
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眾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
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
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壙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
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

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

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信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眾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眾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眾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眾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

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眾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
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
之眾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
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
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
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
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
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
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
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卷二十終

管子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撰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毆眾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敵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

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國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人君唯無聽詔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詔臣者常

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王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詔臣尊矣故曰諂譏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

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
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
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
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
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
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
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
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
旣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
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
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

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眾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
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
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
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
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
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必知
其所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
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
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
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眾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墮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眾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眾非

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眾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眾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

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眾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眾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眾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眾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眾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婦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

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眾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眾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

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八殷之曰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王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辯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
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
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眾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
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
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
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
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
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
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
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

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眾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

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弇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

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
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
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
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
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
害也草茅弗去則害不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
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
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
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
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

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
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
禍不起羣臣並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
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
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
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
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
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
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
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

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

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眾強不爲益長雖貧賤罕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倭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

則民務佞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眾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眾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污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

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倭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倭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倭眾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

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眾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眾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

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眾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佞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

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
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
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
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
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
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
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
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
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
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

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

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
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
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
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
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
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
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
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
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秬稷百日不秬稷故春事

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眾皆作君過春而不
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隕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
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
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
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
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
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眾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
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
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
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若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
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
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

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橫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闢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

五馬國用六不足則加六馬國用七不足則加七馬國用八不足則加八馬國用九不足則加九馬國用十不足則加十馬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二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筮也今至於其亡筮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眾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筮又失諸夏秋之筮數也民無檀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戮而不從於主上此筮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

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
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
有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
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
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吏之壤守之若干間壤
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
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眾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
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二十一終

管子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
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眾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
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
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
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
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曾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
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
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
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
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
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
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
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
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
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
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眾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
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
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
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

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
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
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
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
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歷也鹽百
升而金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金五十也升加一彊金百也升加
二彊金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
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禹筴之商曰二百萬十曰二千萬一
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
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
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
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

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行服連輅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

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于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租籍者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也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

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
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
不贖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
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
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鋸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
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
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
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
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
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
以爲治乎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金十緡而

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
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
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
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
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
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
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
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
有萬鍾之藏藏纒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纒百萬
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鑿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
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繪帛

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歲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糶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

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累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

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

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文
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眾田不度食
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
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眾小家
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
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
鄉穀之櫝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
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
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
鄉櫝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筮國奉決穀反
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入出若
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

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下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弁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

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
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曰春縑衣夏單衣捍
寵纍箕勝籩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
器勝籩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
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
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
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
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
崢巨之西塞巨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
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
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
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

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糴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故事力作故天毀聖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精廼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曰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

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
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筭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
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
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
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
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
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筭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筭豐則三
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
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
其餘皆屬諸荒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買一粟買十粟買
三十粟買百其在流筭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筭也然則百乘從

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筭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筭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筭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筭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筭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眾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筭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

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同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操而盜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

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
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卽見其時使預先蚤閑之
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
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
謂君揀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槩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
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
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
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
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
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
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爲無費而藏諸秦臺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費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費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

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

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
衣倉廩虛則俸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俸賤梁聚之
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
上穀買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
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
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
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
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
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
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
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

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筭也江陽之珠一筭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筭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
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
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
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
縣州里受公錢秦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
邑皆籍粟人若干穀重一也以歲於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
上矣秦春國穀倍重數也秦夏賦穀以市橫民皆受上穀以治
田土秦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歛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
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策君用
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
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
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

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筭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筭守一縣以一鄉之筭守一鄉以一家之筭守家以一人之筭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筭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筭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

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筭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下在下復筭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

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壘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繆綃而狸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子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

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土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貴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

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曰龍夏以北至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氾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洸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洸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
今以諸侯爲筭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筭以東西南
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
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
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
國簿

管子卷二十二終

管子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筭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

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劔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銑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銑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

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濔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

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鉅橋之粟貴糴之數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成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成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終身毋籍於民准衡之數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金五十升加一耗而金百升加十耗而金千君伐菹薪煮沛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大

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眾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藉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眾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

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幘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

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
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
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
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
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
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
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
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讐厭而去賈人受而廩
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
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
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筭焉
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

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
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
其涂則民無違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
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
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
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
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
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
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
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

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
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怪者彼輕重
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
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
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
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
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
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
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
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

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磻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禹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

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爨而
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
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
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
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白乘之國
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曰定慮二曰定載三曰出竟
五曰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
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
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曰定慮三曰定載
五曰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
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
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

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
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
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
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
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
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
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
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
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
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

爲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
民無糧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
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
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擯民也輕重
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
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
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
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
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
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

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敷焚沛澤猛獸眾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敷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立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減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至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操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窋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

長度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

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嚮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俸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峙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峙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鏹之數不得爲侈矣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鏹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

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令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

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者而重藉於民奉繕王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鶩鶩之舍近鷓鴣鷓鴣之通遠鷓鴣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弋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鷓鴣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蒞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鴣鷓鴣彼十鈞之弩不得棗擲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弋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

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鮫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

萬人以待戰於曲盡天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人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績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芻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俾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疇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疇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

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
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薺石也苟有操之不工
用之不善天下俛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
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令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沸火爲
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
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
大夫無得繕家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
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
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
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
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
出正籍者必以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

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幣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筭曲之彊若此則絀

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俾耜次日
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
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
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
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
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
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
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
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
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
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

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
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
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
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
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
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間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
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
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起耕發草立幣而
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
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
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

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
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
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
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
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
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
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
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
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
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
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
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曰虛十里之衍頓戟
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
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金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
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
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
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
粟之賈金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
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
之事有二十金之筭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
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筭桐鼓從之輿死
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

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子
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
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
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
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
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
請文皮毳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
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
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
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
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

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
峴嶮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
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二十三終

管子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遠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孰殺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涕無止山生金木無息

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涉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災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塗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上下之用而天下足矣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鐮一鍤一椎

一銓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錘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錐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壩諸侯畝鍾之國也疇山諸侯之國也河壩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壩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眾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

粟十鍾而鎊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鎊金故狄
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金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
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
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
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
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
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
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
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眾也故
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
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
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
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
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
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
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
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
種麥日至而稴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
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

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秦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陽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眾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眾也管子曰千人之眾千人之眾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

乃誠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
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
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
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眾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
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
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
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
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
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

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
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
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
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爲之
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
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
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皆見於上
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
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
責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令曰
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
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毗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之

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金百則使吾國之粟金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饑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
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
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
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
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
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
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
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
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
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
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

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上

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十六

石璧謀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形弓石璧不以形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

里之謀也

菁茅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秋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

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新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斲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

沛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鑿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鑿枝蘭鼓其買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

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于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苳之於萊純錙綯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苳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纂此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糶賤欲以東之賤破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金百泉則錙二十也

齊東之粟金十泉則鑿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
救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
其籍然則金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得衣
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
平矣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
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
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
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
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
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苦買不
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飾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

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絃鶯鶯含餘秣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饑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崑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聖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折策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著曰君令曰寡

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胡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蠶蚩巨雄翥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警買爲取市

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虺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翦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立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

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
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起君穀籍而
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
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
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
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
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
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
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
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
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
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
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
輕軼於買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
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
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
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
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
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貴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
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
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
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
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
崧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
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生
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朋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
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
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
外鑿二十蟲鞮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
之高以治九敷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
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崧
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
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

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勿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蠶螫也齒之有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卽爲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綈綺而踵相隨車轂鬻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

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饑餒相
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卽令其民去綈脩農穀不可
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
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
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
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
闕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
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
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埆也眾鳥居其上丁
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
市亦惰俛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

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
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
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
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
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
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
糶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
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
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
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

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脩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脩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莘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

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
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
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
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
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
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
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
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
寡人將以求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
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
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

下齊齊未亡一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脩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脩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脩械器之巧齊卽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脩械器十七月脩糴五月卽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歷歷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纁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曰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鑿墮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鉛鉛又擗權渠繩練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冬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
崧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纓白搢玉總帶錫監吹
埴篴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
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纓黑而靜處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

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出北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統
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涖人
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
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
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
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
宜蠶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耒當弩鈹耨當劔戟穫渠當脅蒯蓑
笠當採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七

管子卷二十四終